

诗词

邻里赋
王家富

夫里巷之亲，市井之暖，
非关血脉，皆系情牵。
昔孟母择邻三迁，今吾辈楼林互连。
忆辗转三省四市，萍踪浪迹多年，
乡亲厚意拳拳。
恰似春风化雨，也如琼玉生烟。
幼童追蝶于街巷，笑语飞天；
耆贤围炉话桑麻，论典无边。
曾营垒为家，战友夫妇仁善，
烹珍馐必邀尝鲜；
现迁居闹市，团购高楼一室，
见面问候，长久续缘。
世间多风雨。

偶一次，晾被未收，邻居出手。
归来后，心生感激，被未潮湿而欣然。
更喜节庆相邀，端午观赛，中秋赏月。
花好人好明月圆。
吾之邻里，虽无金兰之誓，
但挂唇齿相与。
有此千丝细缕，织就万里华锦；
更因同气互助，和暖巷陌通联。
信乎！远亲不若近邻，朋交方能久远。
善于邻如获宝，倍守护永相传。

刻度
郭庆

在流量计的精密齿轮间，
转动着诚信的承诺。

每一度，都刻录着公正，
分毫之差，是良知的砝码。
管网，是地下的星河，
延伸着责任的轨迹。
防腐的涂层，不仅是钢铁的外衣，
更是制度编织的经纬，
抵御着锈蚀的侵袭。
自来水厂，是城市的滤芯，
日夜吞吐，澄澈为金。
加氯机精准投下安全的保障，
更需在心田投下自律的明矾，
沉淀私欲的浊泥。
抄表员的足迹，印在晨曦，
读数清晰，映照心底的明镜。
不因熟识而偏袒，

不因路远而懈怠，
户号与数字，是廉洁的注脚。
客服的热线，连着民心，
暖流的话语，化解焦虑的寒冰。
每一次耐心的解答，
每一次高效的响应，
都是清泉在话筒那端流淌的证明。
我们是水的守护者，
亦是廉的践行者。
让清廉，
成为水压般稳定的承诺，
成为水质般纯净的追求，
成为服务如涓流般不息的力量，
滋养江淮大地，水清人正，源远流长！

行走

德令哈

张时卫

知道德令哈，是因为诗人海子的《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那句“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诗人将自己内心深处所有的情感汇聚成了诗歌。一首隽永的，令人悲伤的诗。也让德令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戈壁小城，因诗歌而扬名。

记得2016年7月进藏，途经德令哈让我有些激动。能与德令哈有一次近距离的相遇，可以去触摸和试图感受诗人的情感，如此认知，让我浮想联翩……一个人，一首诗，一座城，德令哈是一座因海子的诗而闻名的城市。这座小城从此便有了诗意，有了灵魂，有了故事。车窗外，渐渐暗下来的黄昏余晖下，青藏高原特有的地形地貌影影绰绰从路边划过。极目向前远望，空旷无垠的戈壁壁上，一条黝黑的、起伏不断的公路伸向遥远的地平线，我们的车在这条公路上飞奔，遇上沙尘暴、遇上大暴雨。我倚着透过淋雨的车窗，只觉得自己的内心已离开这个小小的空间，已然与这车外苍茫的雨中的戈壁融为一体。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深深的孤寂感由内心散发，深入四肢百骸！诗人，我是否已触及你孤独的灵魂？路两边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灯红酒绿。唯有印象深刻的是一阵阵狂风暴雨，行道树和低矮灌木草从在暴风雨中群魔乱舞，它们虽没有郁郁葱葱，却也生机勃勃地在风雨中顽强生长。

歌手刀郎去德令哈采风时曾经感叹，德令哈已被

海子带走。也是，不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在同一地方有一样的感知呢？后来这个叫作德令哈的城市，没有辜负海子，她以亲人般的胸怀接纳了海子孤独的灵魂。2012年，德令哈人民在巴音河畔，修建了海子诗歌陈列馆，德令哈成为诗人海子的第二故乡。创办了以诗人海子命名的诗歌节，这是执着与坚持，也是纪念与感恩。“德令哈”是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这里交通便捷，青藏铁路、国道315线从这穿城而过，是南进西藏、北上甘肃、西通新疆、东接省会西宁的重要交通枢纽。

最近迷上了刀郎的《德令哈一夜》，反反复复地聆听，当前奏钢琴响起，一段马头琴独特而苍凉的演奏，穿透出一个沙哑撕裂的男声，我感受到一位诗人、一位歌手的对话。

现在也许已经没有人知道海子这个人了，但是一定还会有很多人听说过这么一首诗，那就是海子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城镇化建设以后，这个不起眼的青海北部小城——德令哈，已不是当年那个戈壁滩上的荒凉小城了。现在的海子诗歌陈列馆，已经成为青海的网红打卡地，每年有很多喜欢诗歌、热爱海子的人来到德令哈，寻找他们的诗与远方，寻找他们的梦想。人们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好像就是为了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走近海子，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和海子对话，当然，我也是这些人群里的一个。



节气

大暑时节

耿庆鲁

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二十四节气宛如一根生命辗转轮回的线，串起大江南北农耕的时序，上演着不一样的民俗风情，将日子编织成诗意的生活。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现代生活对自然的依赖减少，但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依旧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弘扬。

“大暑三秋近，林钟九夏移。”唐代诗人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大暑六月中》写出了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一过，秋天就要降临了。林子里敲起大钟的声音，仿佛能让人感觉夏日的暑气在一点点消失。大暑即大热，大热曝万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大暑时节，气温高而潮湿，于是，期待一份清凉成了人们心中的渴望。

想起我的童年时代，人们在三伏天觅清凉的往事，心中有着莫名的感动。在荷塘边的柳树下乘凉，观荷花，闻荷香，自有一种惬意和舒爽。觅清凉还可以去树林深处，去小河边有树荫的月台上，去海边的椰子树下，只要你想，总能找到好去处。“哪儿凉快，到哪儿呆着去。”正是夏天最贴心的关爱。

俗话说“大暑不暑，五谷不鼓。”大暑的炎热，让农作物的生长速度加快，对一年丰收有着重要的意义。所有的粮食作物经过高温的洗礼，就可顺利地经过一个生命周期，进而结出饱满成熟的果实。

“平分天四序，最苦是炎蒸。”宋代方回的《乙未六月大暑》写出了四季平分于天地之间，然而最为痛苦的就是炎热的夏天。对农作物来说，上蒸下煮的湿热，正是五谷结果的需求。苦夏不是无尽头的暑热折磨，而是一种在烈日下的坚韧态度。对人生、对意志，都是一种真正的磨练。

“大暑至，万物荣华。”出自《管子》。我们生活在四季更迭的季风气候，实际上是靠夏天植物的生长，我们才吃得饱，穿得暖。正所谓万物荣华，才有万民富足。

唐朝白居易的《消暑》：“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诗人的消暑方法就是面对暑热，心静自然凉，静也许是对抗暑热的最好方法，一直坐到眼前无长物，自然能感觉到窗下吹来的凉风了。

大暑时节，是荷叶田田，绿树浓荫，芭蕉新绿，热气腾腾的时节。大暑到了，秋天就不远了，我有些渴望秋风拂面了。



弹棉花

王贤友

不知为何那些与我们生活曾经息息相关的手工艺，在工业文明时代因难以“复制”，民间艺人也就难以“存活”，虽然它们富有人文含量，虽然他们拥有“非遗”身份，但被流水线的时代淘汰，已是“大势所趋”，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战神关羽的青龙偃月刀不敌一名普通战士的冲锋枪……

我所要说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空间给手工艺一个容身的地方，与其说我们抢救了它们，不如说它们保留了文化的余脉！如弹棉花，操这种行业的人，多是一男一女，行头不外是一副大弹弓，外加一个大背篓，里面装着一些棉线和非常简单的生活用品。

他们走街串巷，衣服上头上永远沾着拈不完的棉花絮，风一吹，棉花絮便无拘无束飞起来，像是野外的蒲公英一般，这是否隐喻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命运的莫测？

一旦有活干，价钱似乎很灵活，以双方谈成为目标。这时，男的将巨大的弯弓扛在背上，尾部紧紧插进腰部，柳木制成的弯弓坚实而又有弹性，在木头弹锤的敲打下，一颠一颠。弹锤在弹线上敲打，嘭——嚓——嚓——嘭……有丝竹之声，又有风雨撞击，弦下白絮翻飞，似瑞雪飘舞，令观者享受天籁之音。弹棉花的人的身体随之忽高忽低地起伏，抑扬顿挫，很

有音乐感，很有节奏感。女子会在一边忙于铺线，经线与纬线交叉而行，然后用一块盾牌似的圆木头盖将被子压平、压齐，就这样一床“好被子”被夫妇俩人齐心协力“弹”成了。如果是准备给秋收后出嫁的女儿准备的，会在上面用红绒线“绣”上一个“囍”……

有一首《弹棉花之歌》，颇有趣趣：

弹棉花呀弹棉花，
半斤棉弹成了八两八哟，
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
弹成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
哎哟勒勒勒，
哎哟勒勒勒，
弹成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
那个姑娘要出嫁！

虽然现在偶尔在一些老街有一间狭小的门面还有人还在“弹棉花”，但鹅绒被、真空被已被人们“习惯了”，还有空调被，弹棉花人的生存空间，注定是越来越小，将来或许成为“非遗”，或许成为“演员”了……昨夜，我仿佛看到他们又扛起行头从小巷远处走来，岁月的尘埃挟着他们身上的残留的棉花絮，正在飞舞着，像蒲公英一般……